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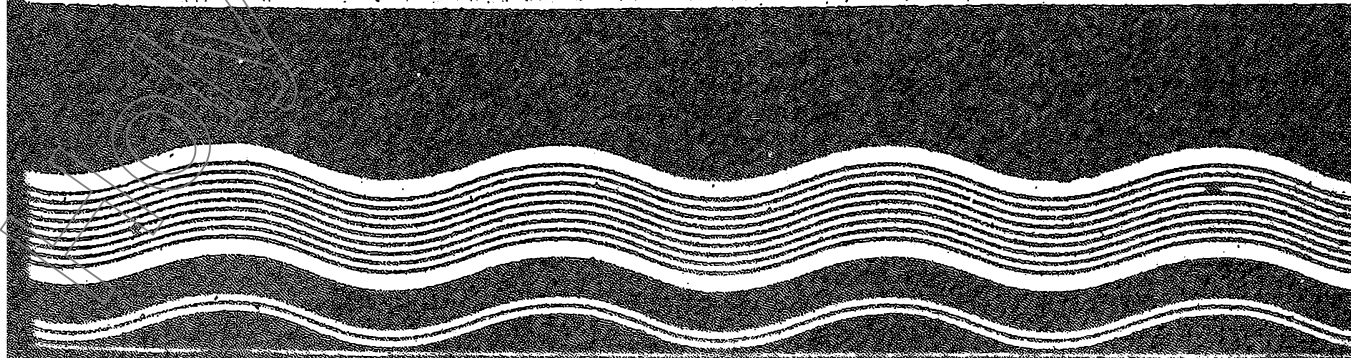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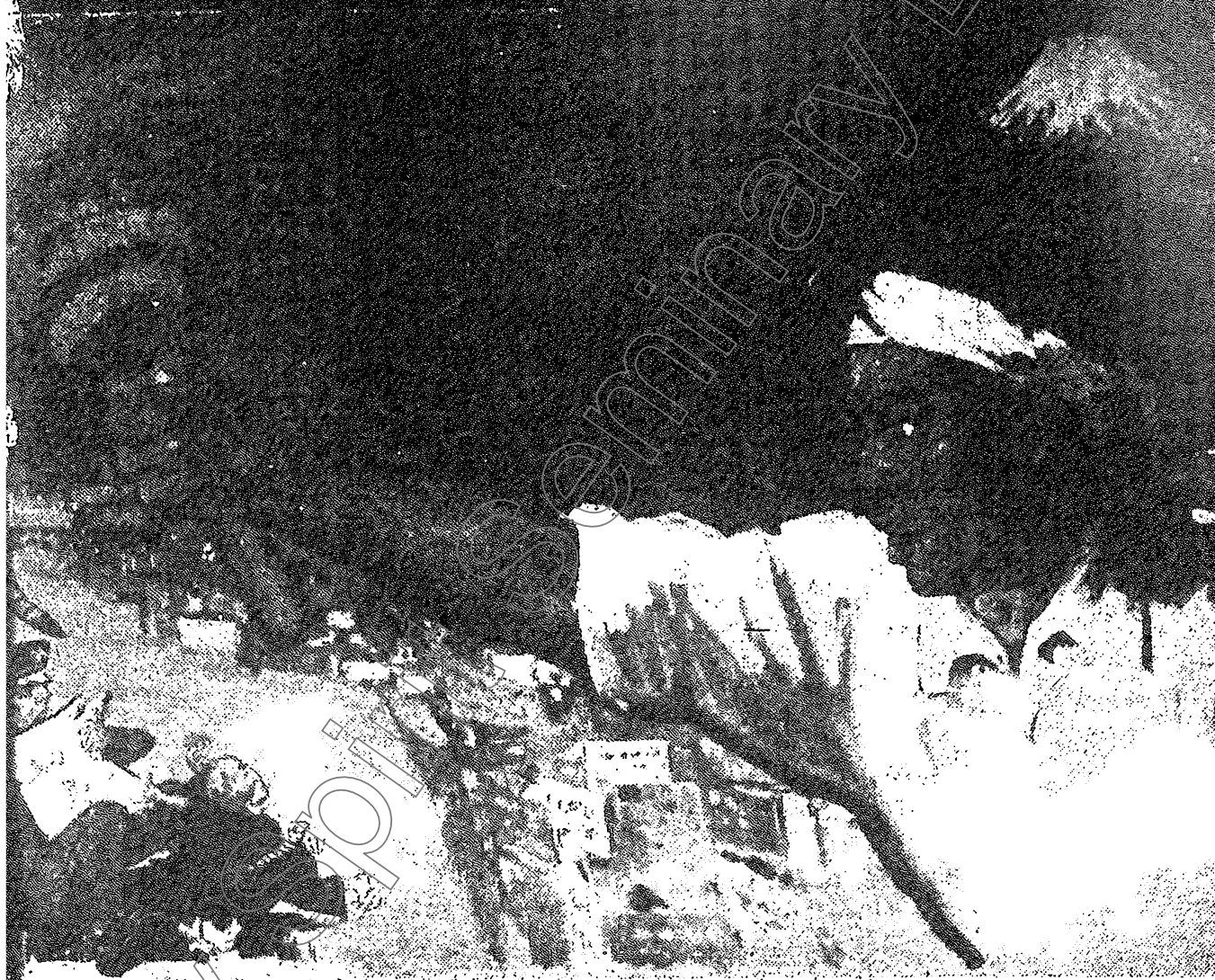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廣揚

GUANG YANG

5

1960



廣 揚

1960年第5期（总第194期）目錄

1960年5月25日出版

- 我們永远和全世界人民站在一起 王其威 (1)
- 天津神职人員集会座談支援南朝鮮人民的正义斗争 (5)
- 上海市天主教友爱国会成立 (6)
- 高举反帝爱国的旗帜胜利前进! 若 望 (8)
- 教皇王国的由来和变迁 李德培 (11)

彻底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我国的
罪行肃清帝国主义政治思想影响!

- 帝国主义的美梦永远不能实现了 严 实 (17)
- “因为服从洋人的緣故” 季 衡 (24)
- 三个“可怕的教皇” 長 安 (27)

月 刊 (每月25日出版)

編輯兼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友爱国会

訂 閱 处: 广揚月刊发行課

(天津市和平区西宁道9号)

每册1角 半年6角 全年1元2角

(外埠平寄不加邮費 挂号另訂)

我們永远和全世界人民站在一起

王其威

最近，南朝鮮人民的声勢浩大的爱国正义斗争像愤怒的火山总爆发了；美帝国主义所豢养起来的法西斯傀儡政权李承晚统治集团在斗争的沉重打击下被迫下了台。这是南朝鮮人民反对美李法西斯殖民统治、争取民主自由斗争的第一步胜利。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对南朝鮮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给予了热烈的支援，对南朝鮮人民在斗争中表现的英雄气概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表示敬意，并对美李集团血腥屠杀南朝鮮人民的滔天罪行，表示无比的愤慨和最强烈的抗议。

自从四月十一日，馬山市反对李承晚法西斯统治的大示威以来，南朝鮮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地燃遍起来。尽管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统治集团一直用暴力镇压示威群众，出动了大批的军警，坦克，向群众开火，企图把起义的人民淹没在血泊中。但是血腥的镇压和疯狂的屠杀并没有吓倒英勇的南朝鮮人民，反而激起了群众更大的愤怒和更猛烈的反抗，

起义的风暴迅速地席卷了南朝鮮全境，参加示威的人民群众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由几万发展到十几万以至到几十万人。群众斗争的烈火从四面八方烧到了李承晚集团统治中心的汉城。汉城人民继四月十八日、廿五日的大示威以后，又于二十六日掀起了气势磅礴的五十万人大示威。在示威中，愤怒的群众发出了怒吼，包围了李承晚，烧毁了自由党部，夺取了坦克，袭击了武器库，赶走了伪警察，捣毁了美国驻韩经济合作处。在南朝鮮人民汹涌澎湃锐不可挡的爱国主义斗争的沉重打击下，美帝国主义统治南朝鮮的代理人——李承晚，不得不宣告下台了；反动统治集团御用的自由党徒纷纷脱党，陷于“树倒猢猻散”的局面。这是南朝鮮人民爱国正义斗争中的初步胜利，也是震撼帝国主义集团和鼓舞全世界人民的重大事件。南朝鮮人民的这一声勢浩大的正义斗争，有力地冲击了美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前哨基地”，并把美帝国主义一直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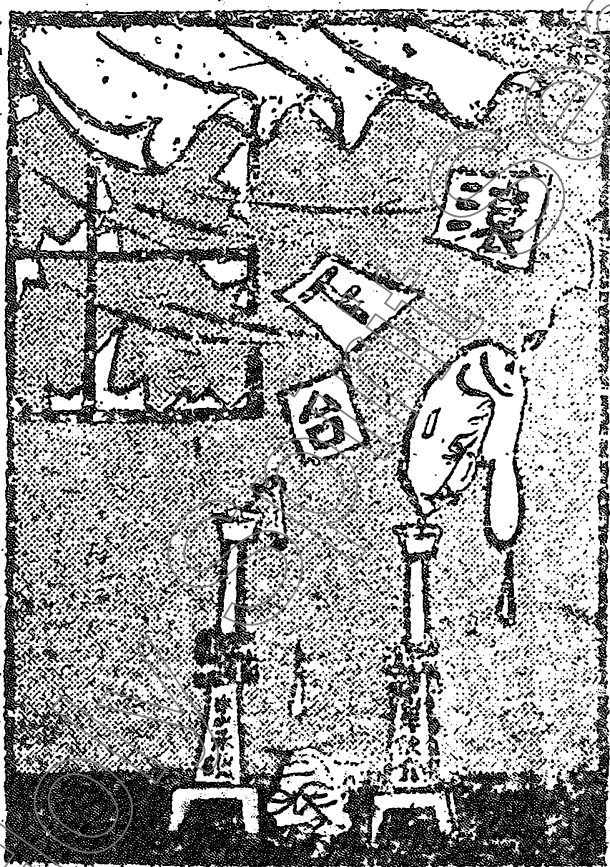
嘘的自由世界，在亞洲的“民主欄窗”搗得粉碎。因此，南朝鮮人民的這個鬥爭是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的一個嚴重打擊，對於全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爭取獨立、自由與和平的鬥爭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南朝鮮這次鬥爭是十幾年來美李集團法西斯殖民統治的必然結果，是南朝鮮兩千萬人民對美李暴政長期蘊積下來的憤怒的火山總爆發。十幾年來，南朝鮮在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李承晚的極端黑暗、腐朽、野蠻統治之下，已經變成了一座飢餓、恐怖、死亡的人間地獄。由於美帝國主義的敲骨吸髓的掠奪，和李承晚賣國政策，南朝鮮的經濟奄奄一息，工廠倒閉，物價飛漲，往日的朝鮮米倉已經變成“飢餓之鄉”。李承晚劊子手為了維持他日益遭到人民反對的反動統治，不斷進行大規模的逮捕和屠殺，只在1959年一年中被逮捕、囚禁和屈辱的南朝鮮人民就達到二十四萬七千人之多。美國在南朝鮮的侵略軍更大肆橫行霸道，奸淫燒殺。每年數以千計的南朝鮮人民死在美國軍車的車輪之下，不少的朝鮮兒童和婦老被美國野獸作“活靶”來打死。十幾年來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南朝鮮人民，為爭取生存和自由，

高喊着“不自由毋寧死”，“李承晚滾下台去”，“美軍撤出南朝鮮”的口號，勇敢地站立起來，冒着美李集團的刺刀、槍炮和坦克，展開了堅決的鬥爭。美國支撐的傀儡李承晚終於垮下台去。這就說明，被壓迫的人民，只要團結起來，為爭取自己的生存權利和民主自由起來同帝國主義鬥爭，他們就會表現出無堅不摧、所向無敵、勢不可擋的强大力量。勝利一定是屬於人民的。帝國主義的張牙舞爪貌似強大而實是腐朽的外強中干的真相在革命群眾面前畢竟暴露無遺。帝國主義注定的失敗和死亡的命運，決不是刺刀、坦克所能挽救的。人類歷史發展規律，也是任何人改變不了的。

在南朝鮮人民正義鬥爭中受到沉重打擊的美國侵略者，已經驚慌失措，但是還在極力掙扎，妄圖挽救它在南朝鮮的殖民統治。它一方面唆使傀儡集團對示威群眾繼續進行血腥的鎮壓，加緊策劃干涉南朝鮮的陰謀；另一方面，又裝出同情南朝鮮的欺騙面孔，麻醉人民的鬥志。但是，廣大的覺醒了的南朝鮮人民，全世界人民都清楚地看到，美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是南朝鮮人民的災難的根源。美國侵略者一天不離開南朝鮮，美國所製造的整個

傀儡政权和统治机构一天没有摧毁，南朝鲜人民的深重灾难就一天不能结束，南朝鲜人民的民主自由和生存权利就一天得不到保障。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政党团体的联合声明号召，必须使美帝国主义侵略军撤走，必须由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等代表组成临时行政机构，早日召开南北朝鲜各政党团体联席会议，建立统一的政府，保证南朝鲜人民的真正的自由、民主和独立。这个号召给南朝鲜人民指出了进一步争取澈底胜利的正确方向。我们完全支持这个号召和主张。因为只有把美国侵略军从朝鲜赶出去



澈底结束甘作美国侵略工具的美国政府，实现朝鲜的统一，才能从根本清除这个亚洲的战争祸根，才能巩固朝鲜、亚洲和世界和平。

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处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狼狽境地，“五角大楼”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在美帝国主义“后院”的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正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在美帝国主义占领下的日本，七百万人民参加了反对批准日美“安全条约”统一行动，提出了“立即解散国会”，“打倒岸信介政府”，“粉碎安全条约”等口号，

最近两千万日本人民统一行动起来，又展开了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争取独立、和平、民主、中立的斗争。美帝国主义正在反帝斗争的烈火烧得无法藏身的时候，土耳其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曼德列斯的斗争的序幕又揭开了。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爆发了一万名青年学生反对曼德列斯美国独裁统治的大示威，紧接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在北大西洋侵略集团的重要军事基地伊兹密尔又爆发了轰轰烈烈

一
对
残
烛

徐
昌
明

的爱国示威行动。他们要自由、要结束美帝国主义走狗曼德列斯的反动统治。尽管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出动了大批警察，对手无寸铁的爱国青年施行血腥的镇压，但是它们决没有可能阻止住爱国青年的像火山爆发一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洪流。土耳其的爱国青年再也不能忍受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多年来造成的“学生没有课本，病人没有药，工人没有饭吃”的悲惨境遇，勇敢站起来，向他们的灾难的根源，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展开了爱国正义的斗争。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即将崩溃，胜利一定属于土耳其的爱国青年。我们完全支持这样的呼声：美帝国主义必须从土耳其滚出去！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已经到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彻底解放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们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英勇的南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权的统治；争取自由民主和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日美军事同盟的斗争；土耳其爱国青年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曼德列斯反动统治集团

的斗争，也不是孤立的，它们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以及全世界人民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的斗争的一部分。南朝鲜人民、日本人民和土耳其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不仅受到本国人民的支持，而且还受着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以及坚定地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线上的一切进步人类的同情和支援。在中国共产党和我国各族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下的中国人民，从来就是把一切被压迫民族看作是自己的亲密弟兄，把他们的正义斗争看作是自己的切身事业，尽自己的力量支持他们，把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当作我们自己的崇高的国际义务。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过去是，现在是，永远是一切被压迫民族最忠实、最可靠的朋友，我们永远和全世界人民在一起。我们坚决支持南朝鲜人民、日本人民和土耳其人民的英勇斗争，全中国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都坚决站在朝鲜人民、日本人民和土耳其人民这一边。我们也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团结起来坚决斗争的朝鲜人民、日本人民和土耳其人民，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必然要在广大人民愤怒斗争的烈火中烧成灰烬！

天津神職人員集會座談

支援南朝鮮人民的正義鬥爭

天津市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和道教代表共三十餘人於四月廿九日下午在天津市天主教友愛國會舉行了支援南朝鮮人民愛國正義鬥爭的座談會。天津神職人員嚴厲譴責美帝國主義和李承晚反動集團鎮壓和屠殺南朝鮮愛國的遊行示威的群眾的血腥暴行，對為爭取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生存權利而進行正義鬥爭的南朝鮮人民表示無比同情和堅決的支持！

會上天津市天主教友愛國會付主委、獻縣教區付主教馬光普首先表示：十二年來，南朝鮮人民在美、李匪幫的血腥統治下過着人間地獄的生活，我們深切同情南朝鮮人民的悲慘處境，為此我們堅決支持南朝鮮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和實現朝鮮的統一的鬥爭。

津市愛國會付主委宋乐山神父談，我們堅信，最後勝利一定屬於團結起來堅持正義鬥爭的朝鮮人民。總有一天，美帝侵略者和它的傀儡政權必將在南朝鮮人民的鬥爭烈火中被燒得乾乾淨淨。

天津教區張濟眾付主教談，南

朝鮮人民英勇鬥爭的勝利，證明團結起來的勇於同帝國主義和反動派作鬥爭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美國帝國主義是紙老虎。

在會上發言的還有王世光、馬文斌、孫峻德、張其明、岳樹德和曹森林、藍路一等神父，也一致譴責美帝國主義和李承晚反動集團鎮壓南朝鮮人民正義鬥爭的罪惡行為，並向不斷取得勝利的南朝鮮人民表示祝賀；要以實際工作的成績支持南朝鮮人民的正義鬥爭。

又，五月十日，在天津市飛躍塑料製品廠工作的神職人員、修士和教友集體聽了省會天津市八十萬人集會支持日本人民反美愛國鬥爭大會的实况廣播，接着進行座談；憤怒譴責美帝國主義和岸信介反動政府違反日本人民意志，強行通過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性的日美軍事同盟條約的罪行，堅決支持日本人民反對日美軍事同盟條約的第十六次全國統一的正義行動！

（河北省愛國會）

給美帝和羅馬教廷利用天主教對 我國進行顛復陰謀又一沉重打擊

上海市天主教友愛國會成立

自選自聖了上海教區主教

《新華社上海市29日訊》上海市天主教第一屆第一次代表會議，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在上海舉行。會議着重討論和總結了上海天主教界和美帝國主義及其工具羅馬教廷鬥爭的經驗；成立了上海市天主教友愛國會；自選自聖了主教。這次會議標志着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與羅馬教廷控制利用上海天主教的局面已經根本改變，上海天主教的反帝愛國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上海市區、縣教徒代表和神甫、修女代表六百八十三人，列席會議的有一百七十二人。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主席皮漱石總主教、副主席李維光主教、趙振聲主教和北京、河北、山東、安徽、江蘇、湖北、浙江、福建等省市的主教、神甫、教徒三十七人應邀參加了會議。

上海市天主教徒，十年來，在黨的領導和各界人民的支持下，堅持不懈地開展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

工具羅馬教廷利用天主教破壞新中國的正義鬥爭，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繼上月中旬，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對美國間諜華理柱和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進行公判後，上海天主教徒更滿懷信心地在國內外大好形勢下和上海天主教反帝愛國鬥爭勝利的基礎上召開了這次會議。代表們在小組討論和大會發言中都興奮地為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所帶來的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所取得的史無前例的輝煌成就、個個方面日新月異的變化而歡呼，興奮地為六十年代持續躍進形勢而歡呼，深切感到作為站起來的中國人民是無限光榮的。

會議充分顯示了上海天主教徒的團結和反帝愛國運動的新高漲。許多教徒代表和神甫、修女代表進一步揭露了美帝國主義和羅馬教廷共同勾結，利用天主教對我國進行顛復活動的事實，代表們一致認為：上海天主教徒和全國天主教徒一樣，必須徹底地永遠地擺脫羅

馬教廷的一切控制，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會議总结了反帝斗争的经验，一致认为：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也是中国天主教徒从帝国主义和罗马教廷的控制毒害下获得彻底解放和取得反帝斗争胜利的保证，今后要更加坚定不移地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深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并和全国人民一起，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会议宣告成立了上海市天主教友爱国会，选出了胡文耀为主任，杨士达、张家树、汤履道、陆薇副为主任。到会代表并通过民主方式一致选举了张家树神甫为上海教

区主教。会议的决议中有力地指出，这是上海天主教徒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胜利果实，是对美帝国主义和罗马教廷利用天主教对我国进行颠覆阴谋的又一沉重打击。

二十七日上午，在上海徐家汇天主堂隆重地举行了上海天主教自选主教的祝圣仪式。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主席皮漱石总主教主持祝圣，李维光主教、赵振声主教担任襄礼，与会教徒、神甫、修女二千余人，应邀来上海列席天主教代表会议的八个省市的爱国会和教会的主教、神甫、教徒，也参加了祝圣仪式。杭州、温州、宁波教区自选主教吴国焕、方志刚、舒其谁并同时受祝圣。

（上接第28页）

向以虔诚圣善自命的隐修士也在干着一些不轨的勾当。某日隐修士们到圣奥斯定堂里去为某已死枢机主教举行丧礼，他们一面唱着丧歌，一面不住偷眼观看，忽然他们发现死者身上穿着一件非常精緻的绣花长袍，有人竟动手来剥长袍，别的隐修士放下经本进行干涉，几句话不合，隐修士们竟不顾大雅，抄起火把互相厮打起来。别人见事不妙连忙把死尸搬进了更衣所，然而隐修士却追进更衣所，把死者身上的衣服顿时抢光，罗马人闻之莫不倾足。

1492年，依诺增爵卧床不起，病势越来越沉重，然而他并不急于离此“涕泣之谷”去面觐天主的圣颜，因而命令御医将三个儿童的血液输进了自己的血管，三个天真活泼的儿童当即死去，御医也吓得逃之夭夭了，依诺增爵的病势反而有增无减，终于在1492年7月25日呜呼哀哉了。当时罗马人见到他死前杀死三个无辜儿童的罪孽，不禁联想到耶稣当年对宗徒们说过的“容孩近我”之语。相形之下，他们对依诺增爵的残忍更加痛恨了。

（未完待续）

高举反帝爱国的旗帜胜利前进！

若 望

最近，上海市天主教第一届第一次代表会议胜利闭幕了。会上，正式成立了爱国会并自选自圣了主教。这是上海市天主教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十年来反帝斗争的结晶，是全国天主教友反帝爱国运动中的又一重大胜利，也是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工具梵蒂冈利用宗教侵略我国阴谋的又一严重打击。上海市天主教友爱国会的正式成立和自选自圣主教的具体实现，标志着上海市天主教友反帝爱国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这是振奋人心的大喜事，在我们新中国的圣教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我们以无比愉快的心情，热烈地祝贺这一伟大胜利。

中国天主教会实行独立自主、自办、自选自圣主教，本来是合情合理、天经地义的，但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梵蒂冈却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和破坏，企图长期利用天主教进行反对共产党、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的活动。这是令人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我们深切知道，梵蒂冈——这个反动和暧昧主义的

心，一向是依附于最反动，最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以维持其庞大的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意法西斯倒下台去了，梵蒂冈同华尔街很快地结成了“轴心”，被美元的锁链紧紧绑在摩根、洛克菲勒、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破碎的战车上，狂热地进行各种反对世界人类进步、民主和自由的阴谋活动，并为人民所极端仇恨、憎恶的血腥战争政策而服务。这个多年来就是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工具的梵蒂冈，极端仇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富强，在它的主子——美帝国主义的指示下便积极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进行疯狂的破坏。一切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传教士，披着各种形形色色的慈善修会的外衣来到中国大陆，以各国传教团体做间谍外围，搞颠覆阴谋活动。从而，梵蒂冈的别动队——耶稣会士，披着黑纱大肆活动起来。直接受美国国务院操纵的间谍机构——瑪利諾外方传教会，在辽宁、广西迅速地建立起来。他们在美国的直接指使下

和梵蒂岡的大力支持下，到处建立情报站，从事間諜特务活动，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借梵蒂岡駐蔣匪帮“公使”之名，煽动全国天主教神長、教友支持反革命內战。中国解放以后，他还賴住不走，長期潛伏下来，密秘执行美国——梵蒂岡这个軸心的破坏陰謀，指揮外国傳教机构并唆使出賣民族利益的反革命分子从事間諜活动和反革命叛国活动。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梵蒂岡为了長期地控制利用中国天主教会做为略侵中国的工具，在上海組織了以宗教、文化为招牌的間諜机构“天主教中央局”。这个特务机构分設十个活动部門，把中国天主教北至蒙古，南至海南島，西至新疆青海，东至沿海各省，全部控制在它的管轄之中，專辦間諜特务活动。美帝国主义訓練有素的老牌間諜华理柱，在梵蒂岡的直接委任下，充当了“天主教中央局”的秘書長。“天主教中央局”这个組織龐大的間諜机构，在美国間諜华理柱的直接领导下，通过美国間諜奧柯諾、翟光華、田望霖以及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的反动核心，首先壟斷了全国天主教的經濟大权，进而在各地天主教內布置下为它搜集情报的“坐探”。“天主教中央局”还設立了反动組織“圣母軍”的总部——“圣

母軍办公室”，在全国範圍內发展、指揮反动組織“圣母軍”到处收集我軍事、政治等重要机密情报；印发大量的反动书刊，制造和散布謠言，煽动上海及全国各地教友反对共产党，破坏各項政治运动和各項政策、法令的施实，阻撓和破坏上海和全国天主教友的反帝爱国运动。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这些出身于恶霸地主、买办、資产阶级的政客，在美国間諜华理柱的直接领导下，披着袈裟大肆拉攏利誘虔誠的教徒，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在这次上海市天主教代表會議上，很多受过欺騙的神長和教友憤怒地控訴了这些披着羊皮的豺狼的罪恶活动，使人受到了生动而深刻的教育。

这些美国間諜和賣国求荣的叛徒除把上海天主教会弄得烏烟瘴气外，还派遣了許多忠实爪牙到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等地搜集情报，指揮反革命活动。臭名卓著的國際間諜田望霖，就派遣了他的反动爪牙师保录，打入保定地区，借开工厂之名，广泛地联系“圣母軍”的首要分子，傳授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的反动經驗，为反革命分子打气，大肆破坏保定地区的反帝爱国运动的順利开展。特务师保录还利用虔誠的教友代为收发反动

信件，利用善良的青年教友广泛地搜集情报，用密碼、密写方式送給田望霖。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爪牙賈智浩，侨装学生、商人潛伏到赵县、正定、保定等地区，进行秘密活动，大肆破坏各地的反帝爱国运动。

但是，烏云毕竟遮不住太阳，帝国主义的間諜网、反动組織、反革命集团一一破产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梵蒂岡利用中国天主教侵略我国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敗。上海市的天主教友和全国各地的天主教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耐心教育下，觉醒起来了，识破了美帝国主义及其略侵工具梵蒂岡的反动政治阴谋，为了捍卫祖国、纯洁教会，英勇地驅逐了帝国主义分子，揭发、检举了披着宗教外衣的野獸；并向他們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随着反帝运动的深入开展，上海的教友、全国各地的教友站立起来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确定了，一心一意服从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很快的成为实际行动。这一伟大的胜利，值得我們欢呼。

上海市和全国各地天主教友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績，能够踏上光

明的前程，飲水思源，都是党的正确领导和宗教自由政策的光輝照耀的結果。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我們天主教友才能觉醒起来，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 control，摧垮反动堡垒，才能冲破黑暗，親見光明。我們衷心地感謝党，我們一定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胜利，像保护我們自己的眼珠一样，决不容許帝国主义者和任何人加以破坏。我們还需要用斗争巩固和扩大这个胜利。

我們應該看到，自选自圣主教仅是具体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方针的具体措施之一，并未彻底实现，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并不是結束。虽然我們摧毀了反革命叛国集团，公判了美国間諜，但他們的毒素影响还是很深的。特别是帝国主义梵蒂岡的控制和反动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梵蒂岡帝国主义长期以来通过反动法典、反动书刊、經文和封建統治的陈規陋矩、剝削制度等方面的束縛，在我們神長、教友的灵魂深处造成了很大的創伤。因此彻底摆脱梵蒂岡、外国修会的一切控制，肃清梵蒂岡及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的毒素影响，还是摆在我們面前的重要政治任务。

教皇王国的 由來和变遷

· 李德培 ·

所謂“羅馬教皇”既違背了耶穌謙遜忍讓、神貧樂道的意旨，破壞了耶穌“我的王位不在此世”的訓言，擅取了“教皇”權位，同时还企图夺取世俗王位。他們不惜采用剝削、欺壓、苛捐、勒索以及戰爭屠殺等殘酷手段來奪取金錢搶掠土地。從四世紀開始，他們就成了大奴隸主和大地主。到八世紀竟建成了教皇國，自立為王。從而置天主誠命教會傳統于不顧，立王法，設牢獄，備刑具，對人民進行着殘酷的鎮壓和剝削，比之世俗的封建統治者有過之而無不及。

君士坦丁借天主教勢力作了羅馬帝國皇帝，捐贈給教會大部土地和財產。其後接位者，如君士坦丁第二，君士坦斯，尤維年，瓦蘭弟年，格拉先等皇帝，為了維持搖搖欲墮的王朝和行將消滅的奴隸占有制，更進一步與教會當局相勾結；皇帝從國庫內提取大批財產贈

給教會，貴族們的奉獻也源源而來，使教會當時的統治者——主教們獲得了無數的財富和更大的權勢。就土地而論，教會超過了世襲貴族，它有散佈在各地的世襲領地（*Patrimonia Sparsa per orbem*）有

奴隸，農奴為他們工作，使他們的財富不斷地增長。代奧道西第一為了進一步貫徹利用天主教統一國家的政策，把天主教定為國教，給與它種種優待和特權。同時大力迫害民間宗教——異教。387年，他開始大規模地破壞埃及、敘利亞一帶的神殿、廟宇，毀壞有關宗教方面的圖書館和古代抄本。392年後，將異教司祭全部驅逐，神廟完全封閉，教產全部沒收，甚而在私人家中亦不許可作異教宗教儀式，幾乎所有的居民都被迫領洗入教。天主教的勢力不可一世。①因之宗教、政府和社会間發生了一種新的關係：在統治壓迫人民方面，教會與政府的勢力，儼然混合不分。耶穌建立的教會已完全變為帝國的統治工具。

教會為了鞏固和擴大它的財富

註：①“西洋中古史”，38頁。

和势力，开辟了許多生財之道，如什一之稅，买卖神杖、圣錫、圣物，卖大赦券等等。真是无空不钻，无錢不使。此外，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員和羅馬时代的司法官一样，高坐在教座上，审理案件，任意罰款，蛮橫地治着一切不馴順他們的民众。他們的府第很可以与行政官長的府第相匹敌，甚而远远超过了他們。出入則仆輩扈从，数以百計，摆起王公大人的架子。耶穌神貧博爱的精神，早已无影无踪，在他們的身上只剩下一張宗教外衣。因而連当时的热罗尼莫对四世紀主教們的世俗化也作过深刻的諷刺和憤嘆。

七世紀伦巴人入侵意大利后，使茹斯第年所收复的意大利重新分裂，大体上分为三部：1. 伦巴王国（640年起扩大）；2. 拜占廷帝国屬下的意大利；3. 羅馬城及其附近——教皇势力范围下的土地。这三个部分在版图上是极端分裂割据的。因伦巴人与拜占廷之間的斗争，中間产生了教皇势力。当时意大利主教和民間貴族一样，是地主兼統治者。主教的領袖，就是教皇。教皇在名义上虽說是拜占廷的子民，但实际上是个独立的君王。甚而拜占廷所設管理羅馬的公爵，比起教皇来还算不得什么。故

額我略一世称他为“无用而且瑣屑的动物”。教皇的捐贈地，所謂“圣伯多祿世袭領”（Parimonia St. Petri）自君士坦丁及其后继者起，一直逐漸增加，把教皇弄成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其領地以羅馬为中心，意大利半島大部，西西里，撒丁島，甚至高盧非洲都无处不有。①

中古时代，教皇領地的行政系統，完全由羅馬帝国奴隶占有制的行政系統脱胎而来，也就是四世紀地主制的延續。每份地产都設有管理員，全省地产組成一个大单位叫作区，每区設有区長。教皇領的每年收入非常之大，超过意大利任何大地主的收入，約合現在（1931）百万美金之譜。維護奴隶社会制度的教皇額我略一世不愧是一个精悍的大地主，他毫不憚其煩地管理这些領地的收支繁瑣項目。

羅馬教皇既成了意大利的最大地主，占有广袤的領地，故在教权之外，覬覦国家政权的野心，已逐漸高涨。适值西羅馬帝国灭亡后，伦巴等“蛮族”侵入意大利，造成分割的局勢，东部皇帝虽曾一度恢复过罗文那等地，設总督护守，但也等于形式。这样，西羅馬无皇帝

①同上書，126頁。

統轄，为教皇篡夺政权更是有利条件，甚而有些被迷惑的群众，竟欲推崇教皇为王。罗马教皇同时见到，西帝业已灭亡，东部帝国也日渐衰微，为了扩大领土和权力起见，把以前投靠罗马帝国的心情，转过头来投向新兴起的法兰克人。适值751年伦巴王爱斯托夫征服罗文那。751年到罗马迫使教皇承认他为全意大利国王，因遭到拒绝，乃征调大军逼向罗马。教皇斯德望二世，向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求救。753年丕平挟持斯德望二世逃亡法兰克王国。754年7月斯德望二世给丕平行加冕礼，授予古代罗马皇帝的勋位，封加洛林家族世世代代作法兰克人国王，并晓谕百姓要完全服从。756年丕平大举进攻意大利，打败伦巴王，夺回罗文那诸城。丕平遂将夺回和抢掠的土地全部赠给教皇，作为教皇的国土，成立了教皇国（Papal states）。从此，教皇不但是教主而且也是国王了。这块土地的幅员很为广泛：纵的方面，起自罗文那，沿亚得利亚海到新尼格利亚；横的方面，越过亚平宁山至那而尼；此外还有以前旧有的教皇领地。这样教皇领土在意大利境内，便成为有势力的王国，而意大利的统一只有待诸1870年了。①

矮子丕平收复了罗文那诸地之后，拜占廷的皇帝曾遣使索要这些地区仍作为东罗马帝国的领土。矮子丕平置之不理。当时教皇斯德望二世为使他的领土权合法化，不惜采用了欺诈手段，搬出所谓“君士坦丁捐赠契约”（Donatio Constantini），诡称早在四世纪时，君士坦丁大帝已把罗马城——教权的标志和意大利以及意大利西方的各城地都赠予教皇作为领土了，而丕平只是把以前理应属于教皇的又归还教皇而已。事实上，这个所谓“契约”完全是伪造的。丕平虽然也明知道这一出可笑的骗局，但因他还有许多要利用教皇帮忙之处，所以也就不公开地反对这个荒谬的说法。②

其后不久，伦巴王代西代利，曾怂恿教皇为卡委曼之子加冕，因未蒙应允，便准备再次向教皇领土进攻。斯德望三世求救于丕平的儿子查理大帝。772年查理大帝侵入意大利伦巴王国。773年大败伦巴人，灭其国。当时教皇指望把所有被征服意大利的领土都交给他，但

①同上书，132页；“圣教史略”，180页；劳巴盖“教会通史”，卷11，95页……。

②“中世纪史”，125页；“西洋中古史”，237页。

查理大帝 774 年在羅馬參加復活節禮的時候，只把他侵略部分的拜內灣都木、勿尼斯等五個城市獻給了教皇。他以此換來了教皇對他的無限感激和衷心擁護。800 年，當查理大帝偕太子赴羅馬慶祝聖誕節之際，教皇良三世在彌撒中，手持金冠，加于查理大帝頭上，又以聖油付其頂，祝聖他為大羅馬帝國皇帝。經過這次加冕，查理大帝事實上已成為國家和教會兩方面的首領了。良三世之所以如此，一則為報答查理大帝的恩情，再則表示他投靠加洛林王室的決心。此後，幾代皇帝都以這種加冕禮當作政治資本；而野心的教皇則以此作為控制皇帝的手段。①

法蘭克人勢力衰落后，教皇又轉變方向，投靠日爾曼王室。德王亨利第一的儿子奧托第一征服了弗蘭哥尼亞、洛林、巴威略等地，將土地一部分留歸王室，一部分分給各地主教。因他認為教會是政府對付貴族的工具；主教勢力之加強，就是貴族勢力的削弱，也就是部落間聯系的消滅，……國家所需要的就是這些不為家庭，不置私產的人，這種人唯有在教會內能找到”。因此他才大力扶植高級神職人員，支持教會，以此鞏固和擴大王權。恰巧又遇教皇若望十二世，因不堪

伯冷加的騷擾，來請他援助，并許以平定伯冷加后，把他封為羅馬皇帝。他便欣然應諾。961 年若望率領大軍侵入意大利，打敗伯冷加，1962 年若望十二世給他行加冕禮，祝聖他為羅馬帝國皇帝，雙方還簽訂了一項協定：教皇把教會的基本權利，如委任主教的權利，讓給皇帝；而皇帝則除聲明不平，查理大帝贈與教皇的領土仍然有效外，另贈給教皇七個城池。教皇的國土就這樣擴大起來了。②

到十九世紀中葉意大利處在分離渙散的狀態，人民富庶、土地肥沃的地區大都被控制在外來統治者之手，而主要統治者是奧地利和羅馬教皇。羅馬教皇原依附在奧地利保護下，而法國為了抵消奧國在意大利的勢力，借護教為名，也派遣了軍隊駐在羅馬。故此僅僅撒地尼亞一地是意大利獨立國土。當時意大利市民因着人類爭取獨立民主潮流的推動和法國革命的影響，對於統一和自由的熱望，急于見諸實現，尤其大多數的農民都起來反抗

① “西洋中古史”，157 頁；“中世紀史”，126 頁；勞巴蓋“教會通史”卷 11，180 頁。

② “聖教史略”，卷 5，214 頁；“西洋中古史”，224 頁；“公教百科全書”，卷 8，425 頁。

奥地利和羅馬教皇的封建統治。意大利統一運動最激烈的分子有馬志尼和加里波第。1848年初，意大利人民發動大規模的示威和騷動，逼着意大利的四大統治者，即西西里王、撒地尼亞王、多斯加納公爵和教皇頒布成文憲法，成立國會尊重人民自由……。當時還有一個天主教的教士喬培爾第，讓教皇庇護九世放一個改革運動的煙幕彈，企圖蒙蔽群眾，妄想延續行將崩潰的教皇國壽命。故此庇護九世假裝同意在國家行政上實行一些改革，但同時秘密商請國外列強來實行武裝干涉鎮壓人民運動，並準備隨時逃離羅馬。1848年底，馬志尼黨攻入羅馬，教皇化了裝，乘着巴伐利亞公使夫人的馬車星夜由羅馬逃出，躲到西西里王處避難。1848年奧地利戰勝撒地尼亞，撒地尼亞國王亞爾伯特讓位其子厄馬奴爾第二。1859年，奧地利再次向撒地尼亞宣戰，而法王拿破崙第三却出兵協助撒地尼亞。當法蘭西軍隊越過阿爾卑斯山加入厄馬奴爾軍隊侵入倫巴的時候，意大利民眾在多斯加納、帕馬、摩德拿和教皇領土先後暴動，響應獨立運動，要求統一意國。結果，各公爵逃走，統一運動英雄格福爾收復三個公國，並接收教皇一部分領地羅馬納。1861年，厄馬奴

爾第二去掉撒地尼亞王號，戴上意大利王冠，稱意大利國王。但教皇拒絕承認這個新王國，唾罵新王國為革命的創始，罵國王為忘掉一切宗教原則、蔑視一切權利、破壞一切法律的潛力。當時的意大利已基本自由，國土已基本統一，只還有兩個地區未收復，即教皇領土，和奧地利所占領的三省地方。1866年意大利聯合普魯士進攻奧地利，收復威尼西亞，再次削弱奧地利在意大利的力量。1867年秋，英雄加里波第再次攻入教皇王國，拿破崙恐厄馬奴爾強大起來成為自己的勁敵，出兵相救，教皇得免于難。1870年普法戰爭開始，拿破崙敗于色當，法軍被迫退出羅馬。意大利認為統一國土機會來到，加多爾納領兵攻打教皇領土，1870年9月20日由比亞門攻入羅馬，摧毀了將近二年來在教皇統治下的樊籠。當民眾舉行投票表決時，以133,681票對1,059票贊成與意大利合併。國會隨通過合併羅馬的議案，並宣布羅馬城為意大利王國的首都。從此，教皇王國滅亡。庇護九世為報復計對意大利國王及一切參加收復國土者處以絕罰，拒絕與意大利政府訂立和約和接受1871年意大利國會通過的“教皇保障法”，並頒布通諭禁止意大利天主教友在選舉國會議員時投

票或为意大利政府服务。从此退居梵蒂冈宫中，自称“梵蒂冈囚徒”。①

从1870年到1929年，继庇护九世之后，共有四个继位者。良十三世对意大利王国的态度表面上虽仍坚持强硬，但双方的协商已经开始。庇护十世登上教皇宝座后，开始允许教徒参加国家选举或被选举了。在土耳其战争开始时，战争狂的罗马教廷应国王的要求，命教士供给军队给养。1911年意军的鎗联队开赴前线。经过梵蒂冈宫时，教皇庇护十世曾在他的窗前为兵士祝福，希望他们在战场上为侵略者效命。到庇护十一世时，罗马教廷和意政府完全和解了。庇护十一是因墨索里尼的扶持当了教皇(1922年)，而他又支持墨索里尼夺取了意大利政权；从1926年双方就开始秘密谈判解决罗马问题。巴罗尼代表墨索里尼，派契利(以后的庇护十二世)与其胞兄代表教皇，其后墨索里尼亲自出马与教廷协商。终于1929年初达成协议，2月11日正午在拉特兰宫签订和约。和约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政治主权的，意大利承认教皇的政治权，梵蒂冈是一个独立君主国家，梵蒂冈是一个独立君主国家，梵蒂冈区是它的领土；教皇承认沙瓦依王室为意大利的君王，以罗马为首都。第二部分

是关于教会的，意大利承认天主教是唯一的国教，但其他宗教也不妨存在；教皇承认在意大利境内委任主教，须经意大利政府批准，主教必须是意大利人，而且说意大利话；在就职前，须宣誓忠诚于国王。第三部分是关于经济的，教皇接受七亿五千万里拉的现款，和按票面五分利息的意大利公债十万里拉，作为自1870年以来历代教皇因失地所受损失赔偿。②

从拉特兰条约的内容，清楚地看出，罗马教皇恋恋不舍的是政治权利，而国王念念不忘的是参与教会行政；使国王尤感兴趣的是委任主教的权力。这说明自古以来宗教依附政治扩张，政治利用宗教压迫人民，完全违背了耶稣建立教会的精神；正如耶稣向犹太人所说的：“你们把祈祷的圣殿，变成了贼窝”。

①海叶·孟恩合著，姚莘农译：“近代世界史”，1933年，世界版，331页；沙比罗著，余秋楠译：“欧洲现代近代史”，1933年，世界版，257页；马克勒兰著，朱其俊译：“近代意大利史”，1935年，商务印书馆，122页。

②“近代意大利史”，262页；“欧洲现代近代史”，912页。

帝国主义的美梦 永远不能实现了

彻底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我国的罪行，肃清帝国主义的政治思想影响！

严 实

从1894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开始，至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止，这是帝国主义疯狂掠夺中国领土、讹诈中国财富、攫取中国重要权利，甚至企图瓜分中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侵略的三大法宝——商品、大炮、传教士同时施用于对中国的侵略。从历史事实着眼，传教士的余孽和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创伤比别的都更为深重。故此，帝国主义对传教士一直寄托了很大的希望。

1858年，美国驻华公使利威廉给美国国务卿盖斯的信上就曾说过：“我必须提及，传教士及与传教运动有关系的那些人，他们所作的努力，对于我国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若没有他们充当译员，公事就无法处理，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在这里就无法履行我的责任。”这清楚地说明传教士是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利益混在一起难解难分。不仅如此，当中国人民试图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掠夺而帝国主义像猛兽般扑向中国人民的时候，传教士的

面目就更暴露无遗了。1900年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给德皇威廉的报告中说：“此间关于侦探一事，极难着手组织。所有消息之探知，余多赖天主教牧师之助。而且此种帮助系出自彼等情愿。惟其中特别老练之主教Favier（樊国樑）不幸已于数日前，前往罗马，离开中国。临行之时，曾训令彼之代表（Jarlin主教）务须尽力助余。因此上校Yorck伯爵进兵（张家口）之时，曾有许多牧师随营效力相助。”因此，瓦德西大有所悟地写道：“对于教会方面，我们必须将天主教旧教与耶稣新教分别而论，天主教旧教在华之年代，远较耶稣新教为久，且有严密之组织，而以大多数最为灵敏之主教统率之；彼辈皆晓联络官厅之道；……此外，天主教会，复恃金钱组织之力，建设病院孤儿院育婴堂之类，更能特别表示其伟大力量。”（见瓦德西：“拳乱笔记”）我想不必再加什么注脚，一望而知，帝国主义者早把传教士当成了它们侵略政策不可分割的部分；

“傳教士及与傳教运动有关系的这些人”的活动，实际上也紧密地关系到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掠夺的命运。这就不难理解在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为什么争往中国派遣各自的傳教士，并且为取得在华的“保教权”而相互角逐，进行狂热地争夺了。

“好人不入教”

傳教士被帝国主义派遣进入中国以后，全心全意为他们的主子效劳，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猎犬，在古老的中国到处寻找猎物。他们一手捧着圣经，一手举着白银，四出利诱，收买、网罗入教的人。据说这叫“宗教的灌注、仁爱的救助并重”（“边疆公教社会事业”导言）。这对天主教岂不是个辛辣的讽刺！

傳教士们收买教徒的价目由四两银子到一百三十两，甚至有的入教后还不断从傳教士手中领钱、领米。傳教士就用剥削中国人民得来的金钱，以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替帝国主义猎获了一批“教民”。另外，一些地痞流氓，他们看中了教会的权势，欲借助洋大人的淫威并在洋大人的左袒下从事各种伤天害理的勾当而争相入教。至于好人入教，则寥若晨星。当时的民谚说，

“好人不入教”。（“从‘巨野教案’到山东义和团”，13頁。）

在“宗教的灌注、仁爱的救助”之下的教民，越来越忘本，以至于他们的行为越来越清楚地证明了傳教士对他们所进行的“神圣”培养的结果是什么时候，傳教士才开始悟到这种情况的发展，无异于向中国人民招供，遂愕然觉察事关“本堂声望，关系正非浅鲜”。为此，他们假惺惺地出示“禁诫”，令教民“收敛”“约束”一下恶霸行为，以图挽回臭名，缓和民情，但它们恐没想到这是搬砖砸自己的脚，反倒成为帝国主义傳教士罪恶中最令人信服的材料吧？如今让我们把“广东东莞县朱教士禁诫教民告白”和“正定府包主教约束教民谕单”揭露于后，看一看当时教会的权势和教民的恶霸真像吧。

“东莞县教士朱为严申禁诫，告白周知事：窃惟我教教规素称严肃。每遇收纳教友，必访查明确，其人品格纯良，信德坚固真能专心向善，方许进隶门下。仍随时训诲，务令恪守十诫四规，恃身则严以律己，涉事则谦以待人。……弟邇来圣教盛行，本堂管辖地方，日益遐广。……有一经入教号称教民，动敢依势横行，大则鱼肉乡间，小则欺压良懦，种种弊端，弗

胜枚举。若不認真清釐整頓，勢必貼玷本堂聲望，关系正非淺鮮。为此，特申禁誡，布告各处周知，嗣后無論新旧教民，倘有敢恃教为非，如犯截路拦河，强肆搶掠；或向磚瓦灰窰，打单强索；或到耕农園館，勒收行水；許被害之人查悉該匪姓名，指明确証真贓，經到本堂報知，任由事主或本堂拿获，網解官衙严惩。或赴地方文武官衙，指名呈控，拘緝归案重办，本堂决不出头袒庇；……此后倘有自称教民，開設滩票，弗遵繳納經費餉款，强抗攪賺，应准承办商家，扭送官衙，究追严惩，或反向滩票各行，勒收規項，厂館人等切勿給与分毫。有敢糾党拦截滋扰者，著即當場拿捉網解，作搶劫匪徒懲办。現在县宪开办清乡，緝捕在即，各屬如有冒称教民，違犯以上各項罪惡，应由受害事主，就近密稟，按名攻奸，較为省便。”（程宗裕：增訂教案汇編，卷三。）

再看，“正定府包主教約束教民諭单”，其原文是：

“本主教包今特曉諭屬教友知悉：尔輩奉教，原为救灵升天，然欲救灵升天，务須恪守天主教規。在尔輩中，謹遵教規，以守分安己者固多，而違背教規，以任意妄为者亦复不少。兼以本地各官長，均

以仁慈安詳之心，善待教民，不忍遽繩以法，遂致若輩肆无忌憚，为所欲为，大失圣教之礼，而敗圣教之名。在若輩自蹈愆尤，在他人亦共沾惡习；倘不严加惩处，其貽害于身灵及圣教公会者，何堪設想！故特詳告尔等，自今而后，务当痛改前非。如再犯以下所开諸惡迹，除按教規严罰外，本主教当商懇地方官長，照律严拿重办，不用再看情面。尔等其各慎之！

一、奉教人不論再以何样名色，向人訛索錢文，一經告发，或被訪實，官必治以訛詐之罪。

二、奉教人于不干己之事，領外教人成訟，或外教人于堂供中，指出奉教人挑唆讎架者，官必以訟棍治之。

三、錢糧差徭，均系維正之供，如敢不納者，官必以刁民抗糧論，此条明犯第十誡，显屬不公道，关系最要，其格外小心！

四、凡以多年无影旧賬，控官請追，或代外教人索討債欠，而捏称以为保賬，以为免賬者，官必均以訛詐治之。

五、凡兜攬閒事，过付錢文，或奉教人向人訛詐，而他奉教人即出为說合，致外教人受罰被害者，官必均治以訛詐之罪。

六、奉教人成訟，不遵守衙

規，或一人有事，而他奉教人成群聚夥，代探信息，或代助聲勢，以圖挾制官長者，官必立加鎖拿。

以上六條，本主教已逐懸地方官，認真照辦矣。爾輩其有知，切莫以身試法！此諭。”（引同前）

傳教士們親自告訴我們當時教民就是這樣無法無天。同時，傳教士也親自告訴了我們它們如何嚴重地侵犯了中國主權，干擾了中國法紀。中國人犯法，理應由中國政府按法律處理，而為什麼許“被害之人查悉該匪名姓，指明確証真贓，經到本堂報知”和“任本堂拿獲”呢？談到傳教士的這種特權，不能不追溯一段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歷史：

十九世紀末，中國人民反帝運動到處高漲，帝國主義者壓迫清朝政府於1898年連連下了好幾個特別保護教士、教民的“上諭”。清廷覺得太麻煩了，索興於次年三月十六日下了一道命令准許天主教士直接向各地方官吏平等交涉。這原意是用以減少帝國主義借機大規模敲詐和利用“保教權”所引起的糾紛，但事與願違，不但沒有達到預想的目的，反倒助長了傳教士的颶風。他們就此自居和地方官吏平等，或竟自居為官吏，因而自認

為對教民有某種程度的民事管理權。東莞縣朱教士和正定府包主教給教民的告白和諭單就是他們企圖統治中國人民的這種野心的流露。

另外，上面的告白和諭單，可能使人產生這樣的錯覺：傳教士本身一定是奉公、清廉的，關於搶掠、訛詐中國人民的事情只是良莠不齊的教民的事。

事情恰好相反，教民的搶劫、掠奪行為雖說嚴重，但實際上又連這般道貌岸然的傳教士的萬分之一也不足，傳教士剝削掠奪中國人民的手段也比這些教民更毒辣更陰險，掠奪的範圍也比教民更加大得無比，所以說，他們的罪惡也更為嚴重。例如，傳教士借“發還旧址交涉”到處訛詐地畝、房舍，并有“強指紳士華麗房屋為昔年教堂逼令民間退讓……，甚至將有碍體制之地及公所會館廟宇，為闔地紳民所最尊崇者，任意索去抵還教堂，即或實系當年教堂經教會中人賣出，嗣後民間轉相售賣，已非一主，并有重新修理費用甚鉅者，教士不出價值，逼令交還。又因房屋偶有傾倒，反索修理之費”（“議定傳教章程”）等等，這比“兜攬閒事，過付錢文”的教民豈不更為猖狂得多了！

“传教士”即海盜

傳教士不仅訛詐中国人民，而且像賊那样偷偷摸摸地盜窃了中国人民。1926年，北京“順天时报”（日人华文报）登載一条惊人的消息，这消息給傳教士的盜窃行为作了見証。这消息的标题是：世界最巨之珍宝“亚洲珠”出售，值四百万，本系清室珍品。消息說：“据上海泰晤士报載，世界最巨最精美之宝珠，即所謂亚洲珠者，現有出售消息。聞其售价系按每克拉五百磅計算，而此珠之重为六百三十六克拉（計值三十三万余金磅，合华幣四百余万元）……凡欲购此珠者，可通知新加坡香港或巴黎外国差遣会（即“遣使会”——引者）之代理人。”消息繼續說：“按世界最巨之珠，計重四百五十克拉，或六倍于产珠之蚌，故有珠总理之称，此珠現在伦敦博物院中，而上述之亚洲珠，則較巨珠尤重二百三十三克拉，尚可称为珠中之元首矣。”关于此珠的来历，消息說：“清帝乾隆，歲諸犬內，认为无价之宝，遇有盛典，各大僚始得入內宮瞻仰……最后此珠为差遣会所得。”（1926年2月20日“順天时报”）像这样价值連城、世界无匹的珍宝只不过是傳教士盜窃我国財富中的

九牛一毛！

傳教士不仅像賊一样地盜窃中国人民，而且像海盜一样公开搶劫了中国人民。一九〇〇年，八国联軍攻陷北京后，清朝皇室逃亡，八国联軍总司令瓦德西公布：“自八月十六日至八月十八日，特許軍隊公开搶劫之”，（瓦德西“拳乱笔记”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二日給德皇威廉的报告。）就在群獸爭噬的时候，天主教傳教士索兴也摘下那付神圣的面具公开真像，它們大規模地組織了訓練有素的教民，到处行搶，而且他們“特許”的行搶期限，比八国联軍还長。当时北京主教樊国樑还給教民規定了詳細的搶劫办法：

一、北京解围后头八天（当是为八月十四至八月二十一日）搶劫不超过五十两者无罪；

二、超过五十两以上者，超过部分应献仪教会；

三、搶劫超过五百两以上者，神父不能給赦罪，赦罪权保留于教区主教（1901年1月9日“巴黎时报”）。

樊国樑一面发动教民搶劫，一面亲自进行这无耻勾当。1901年1月9日“紐約先驅报”載：“北京訊：二月八日——曾任外交要职而为反对排外运动被西太后免职的某君家

属控告法国主教樊国樑曾至其家行搶，劫去財物珍宝約值一百万两”！

在上述消息公布前不久，即1901年1月4日，法国“巴黎时报”記者訪問了樊国樑，問到他組織北京教友到处搶劫的經過。樊国樑并不諱言。“巴黎时报”記者問：你愿意回溯一下伤心触目的过去为解决一个爭点嗎？大家說到教民的組織行搶；主教和使館都与聞其事的。

樊国樑答，事实經過如下：

联军进北京时，城中只有清兵和义和团众，居民已全部逃走出城（这真是鬼話）。我們附近只是千百的商店堆滿了粮食，沒有夥計。我們找不到人向他詢购这些粮食，腰纏十万貫之人，也要在銅臭中餓死。……

我應該不應該下令行搶呢？

我就找法国公使。我向他說：你允許我“拿”些粮食、煤炭、衣服、用具以应城內教徒生活的需要嗎？此外，你还可以允許我从义和团头子礼王府里“拿”些銀子嗎？这些銀子我能送給城外的教友們，应他們同样的急需嗎？（公使）立刻准我所請。……

我們聚集在北堂的东西有些确实是相当珍貴的。我把这些东西和我們在北堂博物館四十年来所收集

的东西（当然也全是搶来的）一齐拍卖。

我應該补充一句：我們不白拿这些东西，从中国政府拿来的应算作赔款的預支部分，从被火灾的或是已逃的人家，或是从店舖里“拿”走的東西，等原主回来，我們要还他們的。……

樊国樑后来还没还原主的債？——天知道！事情还没有完，滑稽的是，樊国樑大搶大劫以后，像演戏般地給教民出了一張类似朱教士和包主教的告白和諭单的布告：

你們到各家“寻找”粮食、煤炭、物件，甚至銀錢，这是完全違法的，不應該繼續下去。至于联军的將領和部队，他們不关我們的事，我們不要忘記他們流过血来解救北京的，他們有別人所沒有的权利。我自己在这里，在北堂，也得到法国公使的特准“筹办”一切必要的衣服粮食等等……至于你們既不屬于军队，也沒有特准，又是中国人，你們沒有权利去“筹办”，去“拿”物品銀錢，你們應該全部拿出来放在一起分給全体教友。（1901年1月4日“巴黎时报”）教民“辛苦”搶来的金銀，大部分又被樊国樑夺去，正是平常說的“狼叨来喂狗”。樊国樑公开搶劫了无数金銀財宝以后，他对庚子赔款，一开

口又是一千五百万两！（樊国樑所謂“預支”的那部分当然不在內）天知道，这个掠夺的数字比樊国樑給教友規定的神父无权代為赦罪的五百两要高多少倍，不知道樊国樑的罪誰能給赦！

八国联軍的铁蹄踏入中国，致使中国人民死亡十余万人，官吏死亡千余人，各州县之考試停止，北京城內大部地区划归使館界并駐洋兵，大沽口至北京撤銷炮台，賠款四百余兆两之际，樊国樑把搶来的金銀珠宝儲存停当，这个海盜就披起袈裟，裝模作样地在北堂的琴声悠揚声中，在至高无尚全知全能全善的天主台前为义和团的失敗，为八国联軍的得逞，为天主教的“时来运轉”举行了謝恩大弥撒。同时在弥撒中还当众含含糊糊地講了一通仁义道德的“道理”。不过，他剛作完賊，語多无伦次，不知所云，只是最后一句“天主的意旨借法国人之手以得实现。啊門！”教民們自然地会心到：帝国主义的意旨借傳教士之手得以实现！

历史的結論

樊国樑的这种自豪和欣慰，足以代表所有“傳教士”的心理状态。他們以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統治从此可以“万寿无疆”了，从此，

傳教士可以永远同帝国主义者一起騎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为所欲为了，在傳教士豢养下的教民也越来越无耻，激起了广泛的民憤。这从当时的民諺中可以概見：“二毛子，二毛子，昂头闊步京城里。去年不吃义和刀，今日却为山下虎。某使館門房是我亲家，某欽差厨子与我拜爸。早晨一句骨摩宁，逢人三字阿拿大。王侯公卿走相惊，此君东語西語精，定是大邦有瓜葛，奔走駭汗来逢迎。一言不合二毛怒，一錢进奉二毛喜。二毛气焰能吞人，却替大毛作鬼子。侍郎小姐陪軍宴，公爷媳妇索紅綫。便宜西海猪八戒，飽餐洛阳花滿县。噫戏吁，安得义和刀外刀，为我一網擒二毛！”（“庚子事变文学集”卷上）在山东一带更流傳着：“什么天主教，称天父天兄，絕天伦，灭天理，光天化日鬧得天昏。赶多咱天討天誅，天才有眼！”（“从‘巨野教案’到山东义和团”）这表明了中国人民对于压迫者的极端的憤怒和不共戴天的仇恨。列宁在論沙皇参加八国联軍进攻中国的論文“中国的战争”里更公平地指責道：“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橫財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謂文明来进行欺騙、掠夺和鎮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

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傳教的鬼話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們嗎？”

中国人民不仅痛恨帝国主义野獸和为虎作倀的傳教士、教民，而且痛恨清朝統治者。他們为了改变受压迫掠夺的奴隶命运而迫切寻求一条能以自救的道路——革命。因此，他們发出了更为激昂、雄壯的呼声：“嗚呼！大声叱咤，开廿世紀之风云，只手提攜，張自由之旗鼓；席卷三省，苏尽亿兆人，尽国民之責任，种同胞之幸福，在此时也。不幸不济，亦将以血繼之。不然，則印度埃及之死水，即进渡太平洋而入我黄河、揚

子江流域矣。”（1902年“黄帝魂”）

就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这样更加残酷的侵略和掠夺，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包括帝国主义的鷹犬——傳教士、教民在內）乃愈益仇恨，对清朝統治者也更加失望，革命的要求日益普遍和激烈，种族的革命运动，遂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而日益发展，帝国主义和清廷以及一切反动統治者，它們不得不在中国斂迹銷声，永远不能重返。然而，帝国主义者賊走熟路，仍不死心，不肯“卖刀买牛”，直到今天，仍然念念不忘利用天主教，依然把垂死中的一綫希望寄托到傳教士身上。嘿！作它的美梦吧！

“因为服从洋人的緣故”

季 衡

翻开我国二十世紀初的历史，披閱几章，帝国主义屠杀搶掠、奸盜邪淫的記載琳琅滿目。六十年前的“八国联軍”、“庚子賠款”要算是帝国主义給中国人民造成的最大的灾难之一了。

义和团反帝斗争虽然被帝国主义联合鎮压下去了，但是这惊天

地、泣鬼神的反帝壯举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全国人民对这次起义有着公平的評价。但是我們某些神長、教友，因長期受到帝国主义的蒙蔽和教內少数認賊作父、甘作洋奴的人的影响，对义和团的英勇抗敌的伟大行为却表示憎惡，加以仇視，这显然是十分錯誤的。

帝国主义和少数教内洋奴都说些甚么呢？主要的，他们否定义和团反帝的正义斗争，并诬以“仇教”的罪名。他们在这一点上大作文章，而且著书立说，企图千方百计把义和团“仇教”定为铁案。这也就是造成我们天主教界对义和团种种错觉的来源。尽管其诬蔑、诽谤，但只要我们稍一留意，从诬蔑义和团的人所著的“书”和所立的“说”里便不难识破帝国主义者贼喊捉贼的伎俩。

河北献县教区过去出版一部“义英烈传”（为帝国主义卖命称之为“义勇”当然是颠倒黑白——作者）内有“张家庄被围记”一节，上头写着：“当时葛光被司鐸（法帝国主义分子）给天津管賬的苗履实司鐸（法帝国主义分子）写信说：‘这些教友被本国人逼迫难为的，到了这个地步，没有别的罪名，但是因为服从洋人的缘故，所以拳匪称洋人为大毛子，称教友为二毛子。至于信奉宗教，那还是附属的问题。虽然如今就有人提议将来必须使中国国家，赔偿教士教友所受的损失，到底中国人的狡猾诡诈，在此次战争的前因后果上，全明明发露出来了。若不用兵刀，他们是决然不肯赔偿的。请神父见信后，将我们现今所处的景况，告知

我们本国的领事，也正式向他声明，我们既是因被法国保护的缘故，受了灾难，也该当享受法国保护的利益。’”无增无减，原文就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服从洋人的缘故”和“若不用兵刀，他们是决然不肯赔偿的”这两句话，而更突出说明问题的则是“至于信奉宗教，那还是附属的问题”。葛光被的信果然发生了效力，“义英烈传”的原文是这样写的：“阳曆十月十八号，即阴曆閏八月二十五日，法国军队自天津开到了献县总堂，总堂的局势立时改变了。不但拳匪敛迹，逃散无踪，连安分的良民也惊惶不安，都争先恐后的来施礼拜见，表白自己未曾仇教的心迹。于是有送生牛活羊的，有献水果点心的，盈门塞巷，陆续不绝。以致总堂执事人员终日奔波，尚有应接不暇之势。过了十天以后，大队返回天津，但留下三百步兵，一来为镇守总堂，二者为勉强（即强迫之意——引者）设立拳厂的村庄摊派公款，赔偿教友所有的损失。迨至次年阳曆四月十九号诸事大体就绪，洋人乃拔营北去……”洋人大兵一到，则老百姓在教士的“奔波”之下，其岌岌不可终日之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义英烈传”上面有这样记

載：“蓋當各國聯軍攻破北京之後，以戰勝之余盛，對於我中華民族任意欺凌，備極殘暴，焚燒淫掠，猶其餘事，抑我國人命亦視之為草芥。據親眼目睹的人傳述，當時京城各處，朝衣相冠之男尸，風冠霞帔之女尸觸目皆是。至於平民百姓慘遭殺戮者，更不可勝數。我中華民族所受之侮辱可謂至極矣。”凡此種種不都是“執事人終日奔波”，而“教民”又“服從洋人”的結果嗎？

此外，據仲芳氏“庚子記事”中的“洋兵進京逐日記略”有幾段日記恰恰也反映了教友服從洋人的真像。

“初十日……教友與本地土棍，與誰家稍有微嫌，即勾帶洋人大肆劫掠。……洋人得其指引，益在各處尋胸底錢，彼此皆可生財，舖戶居民，無一家不受其騷擾者。

“二十四日……城內城外通衢僻巷，遍處盡是洋人挨門搜擄財物。予家於午後，來有美國洋兵二名，并本地教民一名，各持洋槍，在門前強索金銀。……

“二十三日，聞各國聯軍在各州縣，無論村庄大小，靡處不至。洋兵一到，先令奉教之人從中關說，勒捐銀或千或萬，便不向村中攪擾，否則雞犬不留。誰不畏死，莫

不按亩攤捐。此軍才行，彼軍繼至，有數次，數十次不等”。

那時的國家已經到了帝國主義瓜分的地步，全國人民處於極為殘酷的双重（清政府和帝國主義）奴役之下，稍有愛國心的人莫不疾首痛心。但是，天主教的教民卻安然處於“服從洋人”的境地，不僅絲毫沒有祖國觀念、民族氣節，反而助桀為虐，引狼入室，這能說是“為了信德”嗎？倘若說這就是“為了信德”的話，那麼，在今天人民就有權利質問這種“信德”。

帝國主義利用宗教對我國進行侵略的罪惡歷史中表明，他們是慣於使用“攻心為上”的方法的，多年的奴化教育給教友們種下了毒根兒。不少人把洋人與天主並列，視帝國主義的言論為經典，日久年深則完全忘掉了自己作人的權利，俯首貼耳地任帝國主義擺布，與帝國主義同呼吸、共命運，這不是最大的悲哀嗎？時至今日，仍有極少數的人念念不忘當年，把帝國主義在我國橫行霸道的時代當作了“聖教廣揚”的時代。這就充分說明帝國主義的陰魂未散，受毒特深的人還沒有及時醒悟過來，因而我們徹底地揭發、分析，聲討帝國主義百餘年來用宗教侵略我國的罪行，就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了。

三个“可怕的教皇”

长安

二、依諾爵8世

“教皇”西克斯德4世死后的混乱渐渐静息之后，枢机主教们像狐狸一样开始在门口张望，开始互相串通。他们在一段恐怖之后，立即想到西克斯德留下的那顶三級冠，应当早决胜负，看看鹿死谁手。所谓“教皇”选举不过徒有虚名，选票是要花钱来买的。在这种情况下，以豪富著称的西波枢机主教，遂以钱多取胜，得到了“教皇”宝座，称为依諾增爵8世。

依諾增爵上台之后，立即设法捞回他为那顶三級冠付出的代价。他勾结了热诺亚、威尼斯以及罗马的赛罗纳、撒维里家族与佛罗伦斯、米兰和阿拉贡人对立；拿坡里的子爵们也被他煽动起来，充当他的侵略工具，而欧尔西尼家族则倒向了西西里二島国王，于是罗马城郊又爆发了激烈的战争。依諾增爵出师不利，罗马处于危机状态，依諾增爵竟把以前被“教皇”保禄2世和西克新德4世赶走的杀人强盗武装起来，用以抵抗欧尔西尼家族的猛烈攻势，一时罗马城内聚集了意大利最有名的流氓匪棍。威尼斯

人见此情况，首先退出了“教皇”的联盟……内战一直持续到整个罗马弹尽粮绝，陷于饥饿，城郊尽成废墟，依諾增爵方才下令讲和，他毫不自疚地把曾经为他卖命的拿坡里的子爵们交给了阿拉贡人去任意宰割，用他们的鲜血来换取自己的江山。

依諾增爵的侵略战争政策失败了，他的私生子弗朗西赛托和他的甥侄却别开生面，想出各种方法来巧取豪夺。依諾增爵为了保卫罗马搜罗来的所谓剑客和流浪汉终日在城中斗殴生事，凶杀案层见叠出；依諾增爵的子侄们见此情形，竟然规定了一种杀人税，不拘何人犯下了杀人罪行，只须交纳此项税金，就可以逍遥法外。

依諾增爵为自己的私生子弗朗西赛托真是费尽心机，偏偏弗朗西赛托时乖运蹇，始终未得乘心如愿。1490年，依諾增爵卧病在床，很有性命之忧，弗朗西赛托竟悄悄将父亲的财产全部把持起来，企图逃往托斯卡纳省，不慎为枢机主教们发现，方才未成事实。依諾增爵病愈之后，杀死了罗马纳省省长——

“教皇”西克斯德 4 世的外甥基罗拉莫·利阿利欧，企图使弗朗西赛托取而代之，基罗拉莫·利阿利欧的妻子却坚守弗尔利堡壘，不久救兵来到，依諾增爵的阴谋遂告失败。至此依諾增爵无计可施，只得给弗朗西赛托讨了意大利头号银行家的女儿，在教皇宫中大排筵席，给他举行了婚礼。

依諾增爵已被利慾熏心，根本顾不得什么体统和礼规。土耳其巴札则特苏丹的弟弟第杰姆流亡罗马，巴札则特送给依諾增爵 40,000 杜克，求他收留第杰姆，依諾增爵不管宗教与国籍的分歧，竟然叫第杰姆带着土耳其卫士和乐队在教皇宫中落榻，罗马人对此莫不极端愤恨。

枢机主教们也步伍“教皇”的后尘，个个私立门户，横行不法。他们拥有豪华的宫院，大小门户皆有卫兵把守，戒备森严，院中养着成群结夥的打手和骑士。枢机主教们每次外出，必跨马佩剑，手下甥侄、骑士等前呼后拥，威风不可一世。枢机主教的居住区皆有“避难权”，他们可以收容各式各样的匪盗罪犯而无人敢于过问，即使是“教皇”御笔判决的犯人一旦逃进枢机主教大人的门下，也只好由他们逍遥法外，枢机主教们甚至公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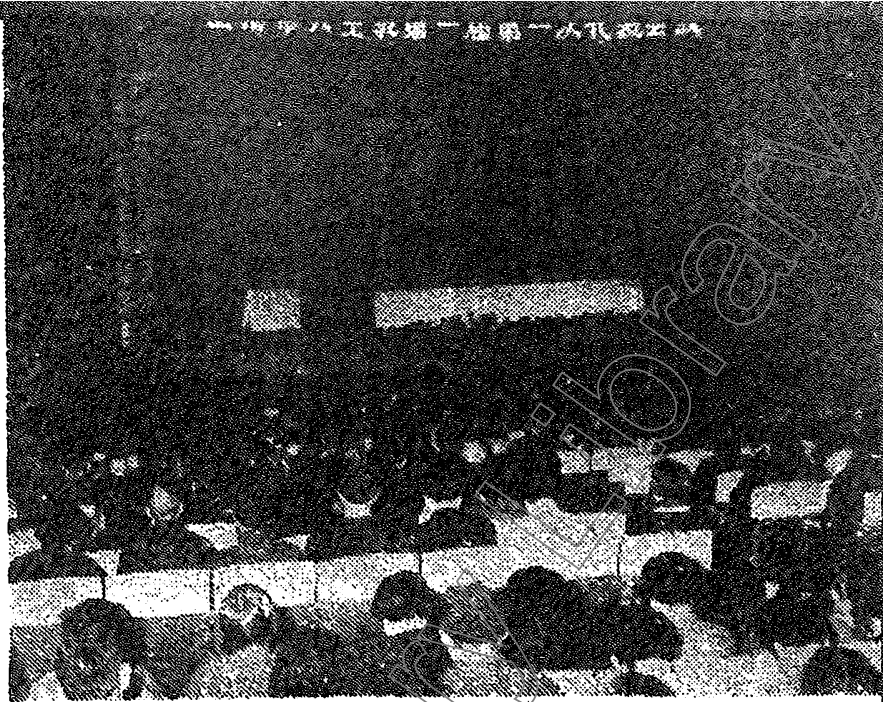
干涉“教皇”的行政。某次“教皇”判决了一批罪犯，巴鲁枢机主教竟派打手大闹法场，救出了罪犯，并将“教皇”的判决书撕得粉碎。

每年圣诞节，罗马城内必举行狂欢，在红男绿女之中，可以看到枢机主教们轻车骏马，载着剑客和歌妓在太街上争妍斗富。夜晚，他们又往往在明灯华烛之下呼卢喝雉，澈夜聚赌，并且挥金如土，胜负动辄数万金之多。某夜，依諾增爵的私生子弗朗西赛托一次就输给了利阿利欧枢机主教 14,000 杜克，次日依諾增爵对弗朗西赛托大发雷霆，禁止他付款，然而那 14,000 杜克早已装进了利阿利欧的腰包。

枢机主教们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敢于和“教皇”明争暗斗，皆因有国内外政治势力的支持。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也不时进行倾轧，当时以罗得利格·鲍尔日亚枢机主教为首的西班牙派和以巴鲁枢机主教为首的法国派争斗得尤为激烈。即便有时他们在梵蒂冈集会，谈话的中心永远离不开三級冠将落谁手的问题。他们个个希望“教皇”早日归天，以便乘机大发财源，甚致可以僥倖登上“教皇”宝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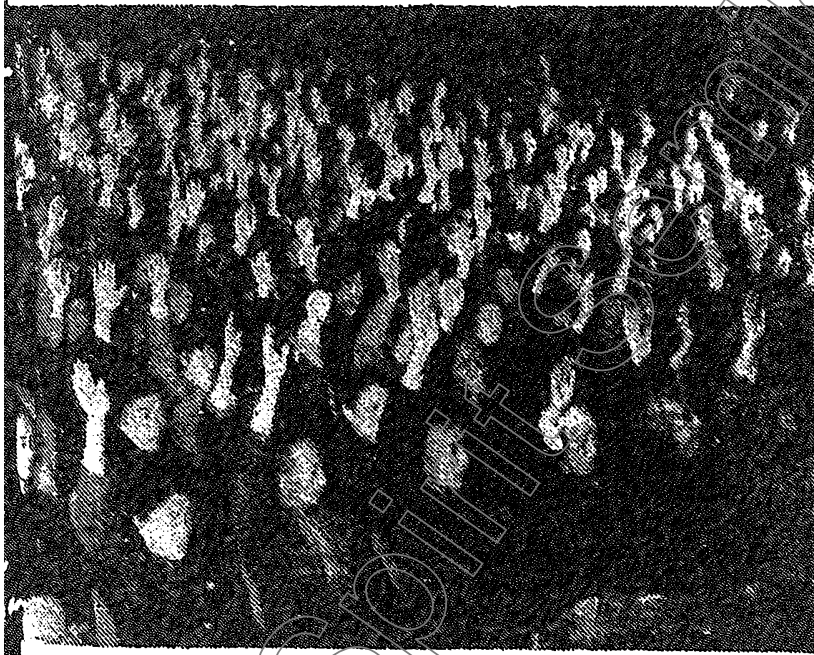
“教皇”与枢机主教们的“芳表”渐渐影响到教会底层，連一
(下轉第 7 頁)

上海市天主教第一屆
第一次代表會議。



出席上海市第一屆第
一次代表會議代表一致
選出張家樹為上海教區
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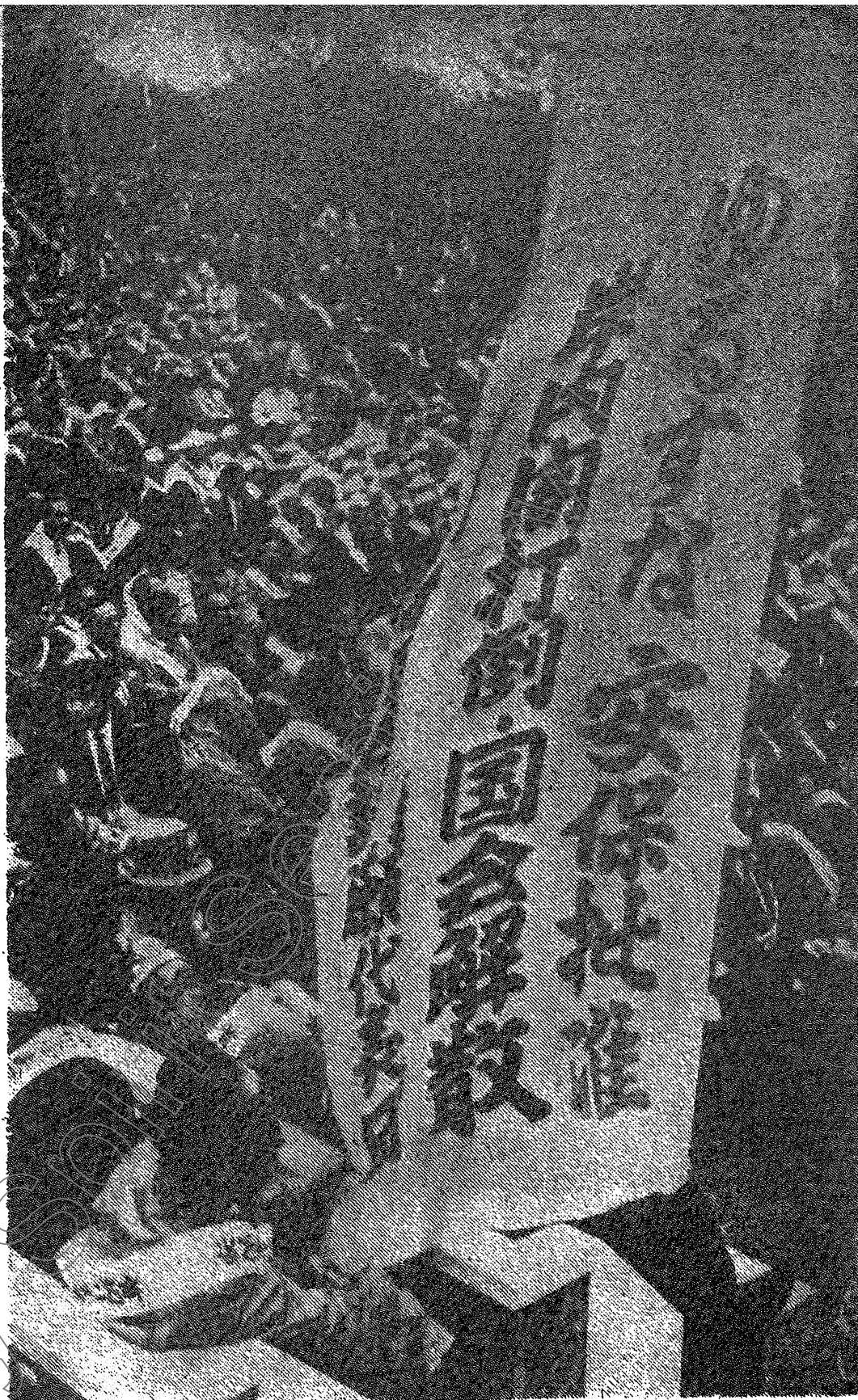
(信鴿半月刊供稿)



封面：反對美日反動派策劃新戰爭陰謀！

劉永凱、朱章超作

日本
人民
反对
日美
“安全
条约”



四月廿六日，来自日本各地的代表一万五千人，在东京参加了第十五次统一行动的斗争，反对国会批准日美新“安全条约”。

新华社稿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